莊簡集

五

詳校官庶吉士臣翁樹培

侍讀臣孫球覆勘

欽定四庫全書

莊簡集卷十一

奏議

辭免吏部侍郎狀

宋 李光 撰

臣十月二十日准尚書省劄子九月二十八日三省同奉

聖旨除臣吏部侍郎令疾速前來者臣聞命震

懼罔知所措伏念臣禀性拙[illegible]承學固陋幸遭旦暮之

遇待[illegible]郡携孥到任曾未浹旬

敢謂誤恩有此除授退循謭薄彌切兢淩況天官劇曹素號雄選吏姦而莫究其弊官冗而未知所澄非得剛明之才曷振頹靡之習如臣庸懦豈敢冒居伏望聖慈特賜追寢成命庶安愚分臣已於當日交割職事與以次官一面起發迤邐至前路聽候指揮謹具狀奏聞伏候勑旨

乞車駕親征劄子

臣聞能扶天下之危則據天下之安能除天下之憂則

享天下之樂能救天下之禍則獲天下之福故聖人不畏多難而畏無難蓋多難之世懷戒懼怵惕之心無難之世有宴安鴆毒之累自昔有為之君或開創基業或撥亂中興身遭艱阨而能奮然特起者未易槩舉以漢高之英雄身居項王掌握中數矣然城破復收兵散復合彭城之敗至推墮二子而不顧窘亦甚矣卒能滅楚以有天下者忍小恥以成大功也光武北徇燕薊困於王郎蒙犯霜露面背破裂惶惑不知所之然卒能破郎

以興漢祚者因危難以帳帝業也恭惟陛下以慈儉之德當艱阨之運維揚之變起於倉卒人心緣此而震恐將士因是而驕惰近年以來議論之臣各懷顧避上下一律莫肯慨然以持危扶顛為己任者今翠華駐蹕會稽首尾三載自去秋迄今見敵人無復南渡之意淮甸咫尺了不經營長江千里不為限隔惴惴然日為乘桴航海之計謂之萬全臣所未喻也以區區晉元草創建國於基緒既絶之際猶能立宗社修宫闕興學校農桑

保有江淛劉琨祖逖與聰勒拒戰於并兾兗豫梁雍諸州未嘗陷沒也以石季龍之彊大兵叩歷陽命王導都督中外諸軍事以禦之周世宗當五代之末取淮南攻隴右下三關皆御軍親行威震遠近未聞專主避敵之謀如今日也況陛下英武命世以真主之勢而臨金邦以中國之尊而抗外國天人助順軍人士庶孰肯甘心委質俯首帖耳終身為汙辱降敵之人哉今將非不武兵非不衆陛下儻整兵順動則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者

袂相屬也患在陛下無其志耳臣愚欲望陛下明詔三省密院大臣分令將士守禦江津力為保境之謀徐決親征之策庶幾經畧中原漸謀興復以副海内生靈顒顒之望天下幸甚取進止

乞追罷守臣遷避詔書劄子

臣頃守宣城準樞密院劄子建炎三年六月十二日奉聖旨金人入境多是因敵就糧深入内地致使吾民重遭塗炭令逐州府守臣與當職官共議或守或避各得

自便臣仰見陛下憂憫元元開示寛大之意可謂至矣
臣竊謂守土之臣朝廷委以人民社稷之重固當存亡
以之若預開遷避之門則人心携貳亦無肯固守者矣
臣觀百姓安土重遷非謂其愚無知也亦其勢不得不
然葢富者少而貧者多所資以生養者不過日求衣食
之奉居於山者則有樵採之利居於澤者則有網罟之
利都邑之民則盡智於交易田野之民則竭力於壟畒
皆相資以為生者令使轉而之他則是數者皆失其本

業將坐而資於官乎數萬之衆力固不足以給之如此非獨老弱轉乎溝壑雖强且壯者固不免也朝廷設官分職凡以為民若使列郡各得擇地遷避大者不過全其帑藏小者不過保其妻孥而已此於百姓何所利哉臣之區區誠願陛下申敕諸郡修城池備器械積芻粟聚人民力為固守之計有望風逆降棄城者皆嚴立法禁責以必死大者保境小者守城敵人雖復長驅豈能遽窺行在如前日乎臣愚伏望陛下速降指揮追罷三

年六月詔書慨然責以大義命將帥遣戍役力為保境之謀庶幾列郡聞風有所畏憚實天下幸甚取進止

乞戒約苛斂狀

臣契勘移蹕事務不免科擾臨安府及傍近諸郡如竹木等物蓋有不獲已者今來不住體訪得諸邑及嚴州等處更有轉運司科泒下供應班直木炭藁薦萬數浩瀚初不曾被受朝廷指揮以此道路傳播頗屬騷擾深為未便緣臣使事止是總領本府其傍近諸郡難以會

問伏望聖慈作訪聞行下嚴賜約束庶幾少革苛斂之風仰副陛下仁儉之意不勝幸甚謹録奏聞伏候敕旨

論移蹕措置事宜劄子

臣伏覩朝廷已降詔旨移蹕臨安府士大夫皆倒笏相慶又聞御批令婺州所屯張俊兵亦移屯臨安府臣仰見陛下乾綱獨斷不為衆議所奪此誠社稷之福生靈之幸也然臣竊有愚慮大抵舉事務欲萬全若不審思必有後悔臨安經屠戮焚掠之酷金碧之區化為瓦礫

一旦移蹕復屯大兵則官司廬舍未易遽葺茅茨土階之陋陛下縱能安之其如當此寒沍若加以雨雪連綿數萬之衆不免散處市井侵奪民居勢難禁約臣愚伏望陛下遠詔三省密院大臣就卿監郎官中選差有精力幹才者一二人專往本府同徐康國及見任官多方措置務要不擾而辦候行宮軍壘稍成次第然後發遣諸軍翠華順動其婺州所屯將兵家屬乞且於衢婺寄留止發壯勇仍令本府量度人數先次搭蓋蓆屋方得

移屯庶幾盛寒之際居者按堵免遷避之勞行者如歸無暴露之患不勝幸甚

乞裁減營繕行宮狀

臣昨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遣臣先至臨安府節制本府人兵及總領移蹕事務臣到本府踰旬與漕臣宋輝徐康國及知臨安府席益以次僚屬協力幹辦稍見次第臣契勘行宮殿宇元奉指揮合依徐康國所上圖策以一百間為率士大夫傳誦皆仰服陛下深自貶損爰

惜民力之意臣今體訪不住承準內降御寶營造去處非元圖所載竊慮兩漕臣及臨安應辦過當輦致木植追呼夫匠無有已時前日所降敕牓戒約殆為虛文臣今欲望陛下應合增修起造去處令臣預知或有過當許臣執奏庶幾上體陛下恭儉之德下寬九邑凋瘵之民實天下幸甚謹錄奏聞候勅旨

乞免住罷行宮營繕狀

臣近準省劄奉聖旨令防秋戒期建康府修內可罷封

椿所降錢別聽指揮臣除已恭依即日住罷外竊緣臣所造正殿寢殿兩廊殿門等處各已畢工獨別殿壍舍雙門既已立木惟給瓦未了工役已多若便住罷竊慮暴露風雨柱壞材植他日之費必倍未審合與不合逐旋搭蓋結瓦更合取自聖裁況今農事將隙自有添差通判吳師直專領營繕與臣防秋職任自不相妨伏候

勑旨九月十一日三省同奉聖旨依已降指揮日下住罷其已立木并見在材植並如法遮蓋不得損壞

乞罷營繕添支狀

準尚書省劄子發運副使宋輝等劄子承降下添修擬

截行宮所畫一除修内司兵近已奉十一月二十一日

聖旨許每日支破食錢一百文外所有壕寨監修部役

催促物料點檢醫藥飯食監門等官每日往来監轄工

作分頭部役委是勤勞即未有許支食錢指揮已奉聖

旨自都壕寨官日支一貫至白身尅擇官日支三百文

凡三十一員以月計之共支錢五百餘貫須至奏聞者

右臣契勘令来諸營造已見次第不出歳前可以畢工

令上項監修官已有本身請給又有券錢令又添支逐日食錢委是太優竊慮緣此妄作名目多方遷延未見了日臣愚欲望聖慈特降睿旨除軍營蓆屋外其行宮百司並限紹興二年正月初五日已前結局更不添支食錢如此非獨大駕移蹕有期亦足少革妄濫之獘謹錄奏聞伏候勑旨

乞蠲二浙積欠劄子

臣伏見近年以來國運艱難中原板蕩陛下駐蹕東南

乘輿服御悉務減省而百司兵衆皆仰給於二浙加以今日營繕所須一毫以上皆出民力師旅飢饉之後斗米千錢民雖凋弊罔有怨詞深可憐憫臣愚伏望聖慈因今移蹕之後稍留寛大之澤以慰人心應二浙積負一切蠲除臣契勘臨安九邑科配比它郡最為煩併其折變小麥為害尤甚及去年殘零稅賦見令轉運司責限催納具數至微欲望特與釋放昨緣前知府孫覿將義倉米於正稅外更有折糙米二斗五升倉場受納復

增至一石又有鈔旁公吏乞覓不下一二千及每歲和買州縣既不曾支與價錢令聞本府每匹更令納見錢四百文足謂之縻費錢竊慮行之既久遂為永例諸縣因軍馬經由支過係省錢斛多不肯豁除坊場虧欠課利委非侵欺無緣補發而官吏欲假此騷擾時一舉行追呼捕逮謂之干照錢縣官無所從出止是刻民如斯苛細望悉蠲除庶幾小民蒙被實惠仰副陛下勤恤民隱之意取進止

進裴度平蔡州故事論主斷

唐書李愬傳曰初吳秀林降元濟請罪梯而下檻送京師臣聞古之善用兵必有正有奇是也唐太宗問李靖曰曹公云奇正旁擊卿謂若何靖曰臣愚謂大衆所合為正將所自出為奇烏有先後旁擊之拘哉臣觀李愬之入蔡蹈不測之險以邀非常之功可謂用奇矣當是時吳元濟勁兵銳卒多屯洄曲宰相裴度為宣慰招討使馬總副之韓弘為都統李光顏烏重胤為大將軍賊

兵雖衆勢足以抗之愬之勝敗不係朝廷之安危也愬自文城栅襲張柴疾馳二百里夜半到蔡黎明擒元濟其摧大敵不啻反覆手之易一何神哉今議者不盡歸功於愬曰平淮蔡者裴度也不盡歸功於度曰成蔡功者憲宗也葢愬雖出奇其實功狗耳而排衆論以主伐蔡之謀者度也度雖主謀議而獨斷不疑者憲宗也故韓愈頌曰凡此蔡功惟斷乃成嗚呼社稷之計安危之機有間不容髮者與衆智慮之一庸人足以擾之故謀

之欲廣斷之在獨斷而後行鬼神避之非人主灼見禍福利害之源孰能成其功哉

進德宗稅間架故事論聚斂唐建中四年初行稅間架法

臣聞之易曰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然則善為國者安可不務理財以足用度乎故周室之興厚生民之本則有如公劉齊威之霸富國強兵之術則有如管仲李悝之平糴耿壽昌之常平劉晏之平準皆能斂不及民而用度足其經理財用

必有術矣至於後世聚斂之臣蓋非有生財之道不過掊克生靈割剝百姓以欺惑人主冒一旦之寵禄而已豈真能為人主興利除害使上下給足乎今軍興之際固宜講究利源以佐國用而自冬春及今朝廷用議者之說巧為名目以斂民財户帖鬻爵交引給換等法中外騷然遠近疑惑上下愁怨臣恐邦本一揺其禍有不可勝言者伏望聖慈深詔大臣訪求通知財用之士别議生財之術量入為出以制國用如前世數人遺法尚

有可施行者古人有言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葢自古亂離社稷憂危未有甚於今日者皇天后土眷顧
陛下故十年之間強敵偽廷稍稍沮却東南年穀屢登兵力漸振中原赤子矯首望幸庶幾復覩漢衣冠者恃
陛下德澤有以得人心也昔范祖禹論奉天之難其畧曰德宗以饑羸之卒守一縣之地而當朱泚十萬之師僃禦俱竭危不容喘所恃者人心未去也卒能克復宗社不失舊物而況以天下之大億兆之衆守之以道德

用之以仁義其孰能敵之故人君茍得民心則不在地之廣狹兵之衆寡王天下猶反掌也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豈不信哉臣每每戒陛下以不可行苛刻之政無名之賦務存省深慮此聲一出遠近傳播人心動揺也惟陛下察之

論招降盜賊劄子

臣聞之書曰火炎崐岡玉石俱焚天吏逸德烈於猛火殲厥渠魁脅從罔治太祖皇帝創業之初葢用此道故

能混一區宇平定天下其本在乎得民心而已國家自
靖康以来因金人内逼百姓失業無所得食弱者轉徙
乎溝壑强者結集為寇盜固非有讎主嫉上之心特出
於不得已耳若撫循有道駕馭得術因其謳吟思歎之
心廣開招懷撫納之路民皆吾民土皆吾土則陛下建
立中興之功不啻若反掌之易今曹成張用李宏馬友
劉忠孔彥舟之徒各擁衆數萬跨州連邑剸土驂然比
之敵人尚可以游説動也況祖宗德澤在人陛下寛仁

得衆尚能降咫尺之詔遣一介之使布宣王靈開示德意又以實利及之彼不為我用尚何為乎臣觀自古創業中興之君未有不藉此屬而能得天下者漢與楚大戰彭城不利隋何說黥布發兵背楚卒滅項王關西號光武為銅馬帝正以受降群賊耳魏武得黄巾三十萬衆遂定中原令朝廷兵力寡弱議者乃謂盜賊不可保恃持必殺之說臣所未喻也自李成破敗北走劉豫群盜稍稍革心尚因斯時顯用一二酋豪以風厲黨類必

通相歆豔以次歸降伏望陛下斷自聖心因孟庾韓世忠出使諭以此意勿以多殺為功而以招納為本仍乞別選漕臣一二員下荆湖之粟專切應副糧食汰其老弱以散處淮甸收其精勇以防守江津蔽遮金人興復中土是謂一舉而兩得也

乞降空名官告狀

臣契勘今來防秋選差材武兵將分守江險及措置淮西軍政事務所繫非輕比來不住有北来效順歸國及

投獻機密之人未有重賞誘慰其心欲望聖慈特降睿
旨給降空名迪功郎承信郎等官告付臣收管候接納
到效順及有奇功顯著之人量其功績書填給付訖具
名申知朝廷庶幾招懷撫納不煩干戈有以激勸

乞廢東南湖田劄子

臣契勘東南地瀕江海水易泄而多旱歷代以来皆有
陂湖蓄水以備旱歲蓋湖高於田田又高於江海水少
則泄田中水多則放入海故無水旱之歲荒蕪之田也

祥符慶歷間民始有盜陂湖為田者三司轉運使下書切責州縣復田為湖當時條約甚嚴謹水之畜泄則有閉縱之法禁民之侵耕則有賞罰之法近年以来所至盡廢為田澇則水增益不已旱則無灌溉之利而湖之田亦旱矣民既已承佃無復脫期所收租稅悉充御前而漕司暗虧常賦數至百萬而民之失業者不可勝計可謂兩失伏望聖慈速賜指揮盡罷東南廢湖為田者復以為湖庶幾凋瘵之民稍復故業不勝幸甚取進止

三月一日奉聖旨令逐路轉運司常平司同共相度奏聞

論孫覿劄子

臣伏覩紹興元年十二月十四日三省同奉聖旨備坐祖宗舊制應贓吏決杖配諸州牢城葢謂軍興之際不免時有科率若更容縱贓吏並緣為姦則民力愈弊此有以見陛下意在生靈深疾貪汙命下之日孰不相慶今已累月而諸司按察官循習既久恬不為怪遂使朝廷美意委為空文臣竊痛憤伏自艱難以来朝廷一切姑

務涵貸凶貪之徒割剥生靈無所忌憚況朝廷行法當
自貴近始臣伏見前知臨安府孫覿在任贓汙不法遠
近播傳諸司懼其一旦復用則為已害不敢按發覿之
為人朝廷所知前後臣僚論列罪大惡稔至辱詈君父
甚於仇讎有臣子所不忍聞者陛下貸而不誅又使復
典郡寄於覿恩髙厚矣乃不悛革益肆無頼到任之初
以軍期為名拘九邑縣令在府勒令出錢共四萬伍千
餘緡名曰助軍不附文歴又將親信使臣毛汝能辟為

都監文林郎毛珪權錢塘縣令令二人提領本府應干倉場庫務偷盜轉易不可稽考郡中官僚相顧側目至有人生五馬貴莫受二毛侵之語臨安府捉獲酤賣私酒百姓其家富厚覬令珪受錢一千貫更不觧送所司至帖下本縣直行放免又遣所親姓董人乞覔過新城縣百姓唐邦臣等錢一千伍百貫皆有跡狀除代之後將犒賞金銀錢物與都吏専知官等分受比至得替其公庫供帳之物並不發還及將空名度牒官告等移易

妄用收附不明監司往来厚加結納每到發送饋謂之合食日事燕遊每會不下百餘千以此上下相蒙無緣顯露伏望聖慈奮發乾剛出自睿斷送大理寺或差臺官一員就府置司體究候贓證分明捕逮送獄依法斷遣以警具僚其屬邑縣令及人吏等廹於威勢者贓非入己或許其自首庶幾遠近聞風咸知畏戢實天下幸甚取進止

畫一申請狀

其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除江南東路安撫大使兼壽春府滁濠廬和州無為軍宣撫使合行事件並依葉夢得已得指揮施行合有申請下項

一契勘近葉夢得申請沿江一帶分屯人馬約五萬人月支錢一千五萬貫米三萬七千五百石雖承建炎四年九月二日朝旨許於本路取撥應干諸色上供經制等錢四十萬貫米二十萬石應副緣所降錢米經今一年餘愈見闕少無可取撥欲望特賜指揮依例下户部

印造臨安府榷貨務見錢關子四十五萬貫變轉軍糧支用等

一契勘本司激賞銀絹近葉夢得申乞行給降銀絹各五千疋兩雖承朝旨令本路漕司依數支給其本路除合起上供外別無合取窠名若依例乞下户部應副亦系朝廷所管之數某近緣差赴宣州分揀韓世清軍馬有拘收到本軍絹六千七百五十匹見在宣州椿管續承朝旨起赴行在并前知本州李學士計置到銀一萬

八千餘兩金一百五十六兩亦在軍資庫樁管伏乞就行取撥專充激賞俟支使絶别具申請支降上項畫一伏乞詳酌速賜施行

申三省樞密院乞支錢立寨屋置軍器狀

契勘今來防秋自建康府沿江一帶險隘去處並合創立寨柵砲座備禦見已措置建康府東接鎮江府界南接太平州地分相視到合立寨共二十四處合要寨屋并安立砲座所用竹篾木植數目浩瀚建康府未經殘

破以前舊是諸縣團集土豪各自建置本府昨遭兵火殘破至甚民力凋獘倉庫匱乏無所從出目下已自秋深事不可緩欲望朝廷詳酌速賜指揮支降見錢五萬貫付本府起置其錢乞就便於見在本府榷貨務内支撥所貴便得使用伏候指揮

乞差文臣屯兵廬州狀

臣契勘淮西路廬濠二州及六安軍最於偽地接境近聞王彦充復於壽春府鳩兵聚糧有窺伺之意竊慮王

亨寇容謝通輩兵力寡弱透漏過淮南則大江之外盡入賊境深為未便臣自到任累具申奏後來又乞五六千人并乞差近上文臣一員前去廬州屯駐雖蒙聖慈憫察降付都督府至今未蒙施行令呂頥浩已到行朝伏乞速降指揮庶幾防秋之際不致誤事伏候敕旨

貼黄

臣契勘長江千里守禦為難若止於兩淮防托則力省功倍臣所乞文臣一員如傅崧卿難行則本司參議官

宗頴乃宗澤之子以其父故為諸將所愛又其人亦慨然有忠憤之氣或蒙聖慈假以制置或招撫使副之名臣一面指置乞賜速降指揮八月八日奉聖旨令李某別選文臣一員充淮西巡撫使仍差兵二千人付所差官將帶前去廬州屯駐

乞差胡舜陟往淮西狀

臣近准樞密院劄子奉聖旨令臣別選文臣一員充淮西巡撫使仍差兵二千人付所差官將帶前去廬州屯駐臣今再踏逐到知江州胡舜陟歷歷內外差遣頗知

廬州為一方軍民所愛兼具人忠義奮發諳曉軍政堪
充任使伏望聖慈特與復元職名速降指揮施行

論火災狀

臣近權刑部職事今月二日準尚書省劄子備坐臣僚
章疏論臨安府回祿之警一月之內火凡數作焚爇之
家通及千餘乞申嚴昨降指揮以凌遲處死治放火者
仍乞下密院劄付沿流州軍密行捕捉等事三月十
四日三省同奉聖旨依奏臣之區區竊有可疑者臣聞

堯以水為儆予湯以大旱而罪己未聞盡歸之於他人者自昔火災之變上應天道熒惑徘回斗牛之間久矣斗牛吳分也又南方之性察陛下宜思所以致火之變朝政之闕失臣下之姦邪賦役之重民不聊生流亡者多百姓失業州縣之吏或倚法而恣贓貪囹圄之間或受賕而多枉濫有一於此皆足致災令議者曾不即此方峻刑以治失火之家緣及官司舍屋皆付之極典夫姦細固所當治也而失火之家蓋有不幸者臣恐濫

刑濫罪橫及無辜非陛下遇災恐懼脩省之意兼沿流州軍譏察細姦自有約束令乃使之各察放火之家則是硫黃發燭千里而隨身矣臣愚伏望聖慈止行下臨安府令督責在城兵官各認地分如有違犯重寘典憲所有令来已得聖旨指揮臣未行出謹録奏聞伏候勅旨

御筆前降指揮更不施行

乞委官節録封事劄子

臣恭聞陛下因城内火災惕然恐懼延問近臣憂形於

色乃發德音下明詔以求直言此甚盛之舉也陛下自
即位以來數遭變故倉卒之際即下求言之詔勤勤懇
懇發於至誠然歷歲閱月國勢日削鄰敵日強盜賊益
熾百姓益窮天地之變水旱為災星辰失度寒暑反時
此豈盛德之報也哉臣意陛下有求言之名而無聽言
之實故也今艱難之時憤激獻忠者當累及之臣竊慮
封事之多未易省覽不免壅積是徒為文具而已臣伏
見仁祖時嘗委張方平司馬光詳定中外所上封事盡

心料簡合於義理可施行者雖文采不足一一奏聞光
與方平亦嘗奏乞其間識慮稍出於衆開陳政體文理詳
明者乞賜名對面加詢訪果有可採籍其姓名隨才擢
用令中原士大夫輻輳東南所獻封事豈無公論臣愚
伏望聖慈檢會祖宗故事專委侍從官二員擇其公忠
端亮者俾之遴選據所可取者節録成冊每季或逐月
進呈以備乙夜之覽忠言嘉謨庶有裨益以仰副陛下
恐懼修省艱難求助之意

欽定四庫全書

莊簡集卷十二　　　　宋　李光　撰

奏議

辭免知湖州狀

降授左奉議郎新除寶文閣待制知湖州臣李某奏准尚書省劄子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李某復寶文閣待制知湖州不候受告不許辭免限指揮到日下起發前去之任者臣聞命震驚罔知所措伏念臣本以庸愚久

叨任使夤緣奬抜浸至超踰罪釁横生謗讟洊至銜寃
喑舌不敢自明伏自投閒以来已踰兩稔方强敵憑陵
陛下親御戎衣之際而臣名在丹書屏伏田里既不能
吐一奇策仰裨廟算又不獲身當矢石以備戎行無路
請纓徒深憂憤今敵既退遁朝廷清明固宜搜訪草萊
延登英傑如臣志氣凋落已試罔功華閣清資既難輕
受名邦輔郡豈敢冒居伏望聖慈俯察忱辭特收渙汗
再除臣宮觀一次以養衰殘庶息多言少安愚分伏候

勑旨

乞薦舉武臣狀

臣伏準紹興五年三月六日敕中書門下省依臣僚奏請銓量郡守監司選選縣令及檢會紹興元年十一月十九日手詔令内外侍從官以上監司帥臣各舉所知限半月具奏有以見陛下虚心求助之意可謂切矣然臣頃任行朝職事官已甞應詔令陛下所求益廣中外薦者紛紛而文學之士峩冠博帶布列中外者固已足

用初無乏材之患昔叔孫通之歸漢從弟子百餘人乃專言諸壯士進之或以為言通曰漢王方蒙矢石爭天下諸生寧能鬬乎故先言斬將搴旗之士若通知時務矣今强敵憑陵中原板蕩此誠陛下馭雄材虎將以制天下之時臣之所薦不敢復言文士臣累任守臣竊見諸路武士多流落失所其間人材少壯弓馬趫捷武藝絶倫者甚衆朝廷既未嘗録往往散在諸軍無以自拔或委盗賊不能自新甚可惜也臣愚不敢指名論薦欲

望聖慈特降睿旨令諸路州軍廣行招收其間雖無武藝而通曉兵機能料敵制勝或造作攻守之具各為一科令監司帥守按試保明發赴樞密院量材擢用庶幾韓彭之徒或為時而出不勝幸甚伏候勅旨七月六日奉聖旨依奏令諸路監司帥臣按試保明具職位姓名申樞密院

應詔薦舉武臣狀

顯謨閣直學士左朝奉郎知平江府李某申準刑部符準紹興五年七月十一日樞密院劄子尚書省關臣僚

上言節文竊見諸路武士多流落失所其間人才少壯
弓馬趫捷武藝絶倫者甚衆乞令監司帥守按試保明
發赴樞密院量材擢用七月十六日三省樞密院同奏
聖旨依奏令諸路監司帥守按試保明具職位姓名申
樞密院令依應上項指揮其間有已嘗按試曾經使喚
委有材武通曉兵機及能造作攻守之具之人具列職
位姓名如後保義郎李翼見任建康府兵馬監押今年
十月當滿忠翊郎方良見在平江府未有差遣承節郎

賀伸見在建康府未有差遣成忠郎翼慶見在江州未
有差遣成忠郎孫懋見在建康府未有差遣保義郎韓
益效用已借補人朱弁閻肇二人並在湖州未有差遣
已上並係守宣城并建康府日已經按試使喚非徒武
藝出倫兼忠實可任成忠郎韓恭保義郎李文保義郎
李興効用于青盧兗弼已上並係知婺州在將領李進
下使喚武藝人材超絕倫輩未知所在伏乞照會施行

乞補外狀

臣孤蹇之蹤才無寸長伏蒙陛下起之罪廢之中回翔兩郡還寘近列方國家多事陛下宵衣旰食力圖中興之秋而臣久尸榮禄日負素餐之譏令荆襄兩淮列戍相望江湖之間各有重臣所以圖中原禦大敵者可謂有其人矣臣愚素蒙奬憐貪戀恩紀不敢便乞宮祠以遂閒逸欲望聖慈除臣福建一小郡以自効庶幾拊循凋瘵消弭寇攘隨事補報仰寛陛下南顧之憂不勝幸甚

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乞宮觀狀

臣近以久冒邇列坐食無功乞閩南一小郡自效伏蒙聖慈矜憐舊物特降詔旨未賜矜從黽勉供職又復累月在臣愚分義當捐軀盡命以圖報稱而臣年齡衰晚福過災生自入夏以来冲冒暑毒素有痰眩之疾近輙增劇每一發作狀如中風士友共知不敢矯妄若不早自引退至於職事曠廢支離靦顔煩言既與何所逃罪伏望聖慈憫察孤蹤保全危跡除臣一宫祠差遣使得

訪尋醫藥休養衰殘非徒保其餘齡亦以全其晚節臣無任哀祈激切之至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再乞宮觀狀

臣以痼疾發作遂瀝危懇仰干天聽乞除在外宮祠以便醫藥伏蒙聖慈哀憫舊物特降詔旨未賜矜允顧惟螻蟻之微終冀日月之照伏念臣愚惷難移多仇寡與頃自流落放廢中蒙陛下特達知遇出入試用十稔於茲訖無涓塵仰裨海嶽貪冒寵祿浸踰分量可去之義

自知甚明臣之愚陋豈敢妄論古人出處大節直緣福過災生入夏以來舊疾發作自度衰敝終恐難久若不早自引退稍遂閒逸則出入朝班必致顛仆辜負夙志愧辱朝廷伏望陛下施天地之德彰父母之慈待物以誠察其非妄退人以禮必務曲全特賜檢會臣前奏除臣一在外宮祠臣或未即填溝壑異時犬馬之力尚堪策勵陛下復欲收用雖赴水蹈火豈敢辭難具狀奏聞

伏候勑旨

辭免知台州狀

臣聞命震恐罔知所措伏念臣愚惷無知久塵從列出入內外累試罔功揣分自量合置閒散敢謂聖恩寬大未即棄捐優禮臣隣不忘管鑰知其老鈍尚使牧民豈臣殞首碎胷所能報稱緣臣初以衰疾力祈宮祠峻職便邦豈敢輕受況端殿秘嚴臣雖嘗冒處本非侍從可得伏望聖慈哀憫孤蹤保全危跡特回渙號庶免煩言所有職名并知台州指揮伏望特賜寢罷仍乞檢會臣

前奏除一在外宫祠差遣謹具狀奏聞

論守禦大計狀

臣以孤蹇無能之身蒙陛下起之流落放棄之中更歷内外浸冒器使十稔於兹布衣衡茅之士遭遇如臣者果幾人哉顧惟天地父母之恩雖碎首屠肝豈能稱塞臣到任未幾恭聞大駕移蹕平江府將親御戎輅誓師兩淮此臣捐軀效命之秋念方拘縻郡綬留滞海濵上之不能吐奇策以佐軍謀下之不能執干戈以衛宗社

乞扈從則貽干進之譏獻謀議則興空言之誚夙夜憂
憤莫知計之所出臣聞忠臣不以出處二其心正士不
以險夷易所守臣豈敢預憂小人不根之言遽有所畏
避哉況臣陛辭之日陛下嘗許臣以言儻有所見其忍
緘默臣伏覩闗報劉光世張俊捍禦大敵三捷繼聞海
寓流傳孰不慶幸然臣聞强敵擁兵淮楊宿亳之間坐
觀勝敗此其志不淺趙充國之擊羌以殘滅為期孫權
每戒江上諸將不貪小利臣是以未敢以諸將奏捷為

喜而方以金人大隊深入為憂昔楊玘問朱伺曰將軍前後擊賊何以每勝伺曰兩敵共對惟當忍之彼不能忍我能忍以是勝耳漢祖與項羽對壘晉宣與諸葛亮相持方形勢未便孤軍遠來未嘗與之爭鋒周亞夫深壁以却吳軍光武堅營以降銅馬此皆已事之驗臣觀今日敵人布置必有主謀願陛下勿輕此戰今朝廷所恃獨一韓世忠彼必以精銳當之而劉麟輩出沒光黄盧壽間以牽制諸將而分吾力金人必自淮陽以入楚

泗若社稷之靈世忠足以禦之則無復事矣萬一衆寡不敵便有瓦解之勢昔楚屈完謂齊桓公曰楚國以方城為城漢水為池雖君之衆無所用之魏文帝至廣陵見波濤洶湧歎曰此天所以限南北也兵法謂善守者敵不知所攻今陛下已據東南形勝之勢敵人萬里遠來投兵死地利於速戰而不利於遲久今不務持重而誇一時之功決一旦之命臣恐正墮敵計非策之得也臣狂瞽之言曩備數從列方燕間進退造膝之語所謂萬全

之策者嘗為陛下陳之矣金人往年入境無所得去冬
又無所得而去士馬折傷固已大半異時雖欲復驅衆
攻我孰肯為用者此乃坐制强敵之術臣愚伏望陛下
戒勅諸將各務持重不過隱忍三兩月間彼師老食盡
然後廣設方畧出兵遣擊或邀其歸途我得勝算矣僞
齊恃金為强金人既退則劉豫父子豈能立國乎復祖
宗之故疆還二聖於沙漠當在此舉惟陛下特加聖慮
臣狂愚冒昧無任惶懼激切待罪之至謹具狀奏聞伏

候勅旨

乞宫觀狀

臣昨蒙収名復置近列實縁疾疢力祈宫祠伏蒙聖慈未忍置之閒散盡還舊職改莅名郛顧兹恩榮悉出睿斷臣自去年中秋到任黽勉職守亦既累月本過防秋即伸前請兹者伏聞太上皇帝寧德皇后凶問併至號呼寃憤海宇所同臣子之心所未忍言重念臣出仕逾三十年遭逢陛下特達之知敭歷中外十稔於兹頻年

作郡不敢滅裂智慮耗於應酧之勞精力竭於簿書之
冗年齡遲暮齒髪頽衰方陛下枕戈嘗膽櫛風沐雨親
揔戎律之時而臣衰疾遠守海邦不得效戎行一旅之
用中夜起坐如伏櫪之馬雖望風長鳴思自奮勵自度
已不勝鞭策矣兼臣自去冬偶得腰疾艱於拜跪縁本
郡祖宗神御所在節朔朝謁尤宜恭慎深恐一旦顛踣
貽譏搢紳況已過防秋别無規避欲望聖慈察臣誠懇
特降睿旨差臣宫祠一次庶幾尚霑薄禄保養衰殘謹

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乞增選臺諫狀

臣伏奉二月九日手詔節文以太陽有異氛氣四合俾侍從之臣遵前後詔書各舉能直言極諫之士一人臣猥以庸虛冒居從列天變如此既不能仰承聖意有所建明又不薦舉一人以應明詔雖陛下不以為罪臣實愧懼臣伏見朝廷自罷制科踰六十年矣士子唯習經義為有司應用之文一旦責以賢良之舉當具詞業繳

進悉如嘉祐故事臣竊謂實難其人又近年以來風俗駸駸衰壞士大夫唯務依阿摸求濟之說畏沽激之名不以堯舜之道事陛下當今號開言路而嬰鱗犯顏者臣固未之見況求踈遠草萊之士如富弼蘇軾之流豈易得哉宜其寂寥而無聞也令朝廷艱難至此極矣陛下親馭戎輅以捍大敵因災異以求直言雖拯焚救溺未足踰其急也若依常格薦士儻或有之俟其進卷稍中程度方許召試又有過閣六論行遣迂緩比至大廷

非假以歲月未易集也此豈陛下今日因變求言之本意哉臣恐或者妄議陛下徒有求言之名而無求言之實雖臣亦竊疑之臣在宣和間初除尚書郎例合進對方是時也權倖當路姦邪充斥臣懷不能已力陳一二弊事首以開言路為說大臣惡之謫臣知桂州陽朔縣事況臣今日蒙被陛下獎遇致位通顯當國家禍亂之後彊鄰僞齊日以窺覦加以天變如此陛下焭然在疚下詔丁寧旁求直諒之士冀聞藥石之言可謂切矣而

臣久稽明詔罪無可逃臣竊惟方今小大之臣百司庶府無言責者既不復論事但時因轉對誦陳言以塞責而已陛下所賴以周知四方利病朝政闕失繩人主之愆違辨臣鄰之邪正者不過三五臺諫官耳自古天子有爭臣七人唐制散騎常侍諫議大夫各四人左右拾遺補闕各四人共十有六人國朝左右諫議大夫左右司諫正言各二人常不下六人專論人主過失夫人非堯舜誰能無過賴諫臣以正救之耳御史者邦之司直專以排擊姦邪為職唐制御史

大夫一人中丞二人侍御史四人殿中侍御史六人監察御史十人本朝因之雖其數或有增損未嘗闕也故自三公宰執侍從百司力敵勢均一非其人咸得論奏故能排權倖於進用之始折禍亂於未萌之前其任豈不重哉陛下即位以來臺臣諫官預言事之列不過二三人而中丞諫議久虛其位豈大夫懷姦朋比能以忠實事陛下者未易得邪何久而不除也如其不然士大夫未嘗負陛下而陛下疑之是陛下自塗其耳目也大抵人主意向雖一嚬一笑

之間衆得而窺伺之其應如響在陛下所行何如耳陛下用一骨鯁之士則在位節儉正直而萬物吐氣矣陛下用一諛佞之人則在位皆持禄保寵小人無忌憚矣其利害豈不萬萬哉臣久去闕廷身紆郡紱寵禄既優無所裨補重念忠臣雖在畎畝義不忘君偶因明問輙復妄發狂瞽之言仰瀆冕旒之聽死有餘罪惟陛下赦其愚而採聽焉謹具狀奏聞伏候敕旨

再乞宮觀狀

臣近嘗罄瀝誠悃仰干天造以衰疾丐閒伏蒙睿慈特
降詔旨未賜矜允銜恩跼蹐不敢復有奏陳伏念臣到
郡踰年黽勉職守幸朝廷奠安海道寧謐令歲雨暘應
期民間豐稔别無掣肘避事之嫌實緣臣素有痰眩之
疾入冬以來發作無時職事委有妨廢兼近承吏部關
報已除樓炤為代以親老家貧力請補外盛壯之年諳
曉民事必能仰副陛下牧養之意若使守待遠闕實非
人情伏望聖慈檢會臣前奏除臣在外宫祠差遣一次

以養衰殘庶幾兩便謹録奏聞伏候勅旨

論諸路月樁之獘劄子

臣契勘諸路月樁最為民間重害而江東西為甚元降指揮取撥應干上供封樁諸司并州縣等不以有無拘礙上供經制酒税課利及漕司移用等錢樁辦如此州縣尚自應辦不足令江南路漕司往往將移用等錢於逐州主管司專委通判拘收不許取撥遂致民不堪命欲望聖慈特降睿旨行下諸路應有月樁錢並許將諸

色錢椿辦如有餘方許漕司拘收庶幾壟畝之民不至失業取進止

小貼子

契勘諸路月椿錢當時守臣不量民力有承認偏重去處重為民害如撫信二州是也欲望聖慈行下諸路漕司將逐州每歲所敷不得輒有輕重以傷民力

辭免江西安撫大使狀

臣聞命震驚莫知所措竊以朝廷設諸路大帥內則欲

其衛王室外則欲其禦大寇有推轂分閫之專膺一道
兵民之寄責任既重事權匪輕自非一時元老大臣不
以妄授伏念臣才力不強智識淺暗徒緣遭遇躐寘近
班雖中外之備更無事功之可紀海邦出守亦既逾年
最績罔聞日虞罪釁臣已兩貢忱辭力祈閒退聖恩寬
大未即矜從念方朝廷艱危陛下親御戎輅之時忠義
之士孰不思自奮勵勉效涓埃如臣素受異恩安敢擇
地實緣年齡遲暮齒髮頹衰兼素有風眩之疾發作無

時故雖東甌樂易之鄉心知難強而當西道連率之職力豈勝任深懼仰負陛下艱難謀帥之意臣若貪冒寵禄不自引避則臣前者丐閒之章實為矯妄捨小圖大人言謂何伏望聖慈憫臣誠懇檢會前奏除臣在外宮祠差遣一次庶安愚分臣已將郡事交割與以次官迤邐至婺州以來聽候指揮外謹錄狀奏聞伏候勅旨

乞令漕司撥還本司錢物狀

臣昨蒙恩除前件差遣雖知駑怯難勝職任誠以廹于威

命不敢固辭重惟臣之孫迹久去闕庭伏自陛下遭罹
變故蕞臣職守有合奏陳等事臣之區區不敢請覲者
非徒本司見闕正官不敢逗留而干進之嫌人言可畏
曾不得一望清光少申犬馬之戀俯傴受命俛默就塗
已於今月十七日到洪州交割職事訖本司合行事件
已有前後畫一臣已遵依施行外惟是財計一事臣頃
為江東安撫大使蒙朝廷差到漕臣陳敏識專一應
副又蒙賜支給賞銀絹數千匹兩令本司兵馬雖不多

而一路盜賊縱橫虔吉等處出沒猖獗實未殄滅及近據虔州申凌鴦等結集動以萬計本司遣發將兵收捕出入無時今前安撫制置大使李綱却盡將本司所有金銀錢物繳獻其間官告敕牒錢等散在諸部實未出賣朝廷為見數目稍多既行下漕司盡將應在取撥前去江州椿管府庫為之一空臣到任之初實難措手伏望聖慈特降睿㫖令漕司却行撥送假臣歲月若用度實有餘臣亦豈敢妄費庶幾凋弊之後不至科斂以仰

寬陛下憂顧之意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劾武登狀

臣伏見武功大夫江南西路兵馬鈐轄武登老謬不才貪猥無恥到官日久全無職任乃與本司人吏保義郎檢點文字雷德成交通以親外甥成忠郎姓符人娶其女日夕往来宴飲其雷德成元係白身因先来充常平司人吏驅磨出虔吉州失收義倉米合得賞錢其米即未見收到實數便妄冐於提舉司請領賞錢於紹興六

年九月内将本司給降空名保義郎官告書填顯屬違法臣已将雷德成先次勒罷外其武登難以存留在任伏望聖慈将本官特降睿旨放罷以為貪汙之戒謹録狀奏聞伏候勅旨

應詔論盜賊事宜狀

本司准御前金字牌降到樞密院三月二十三日劄子樞密院奏契勘虔吉州管下鄉民間有嘯聚作過去處朝廷屢遣官兵討捕并累降指揮立限招撫放免以前

罪犯令安田業至今累年未見衰息理宜措置右奉聖
旨令本司專委近上謀議官一員前去逐州體訪盜賊
起之因與守臣同共講究討捕招撫之策合如何措置
可以久遠寧息仔細條具利害申帥司詳度申樞密院
劄本司疾速施行須至奏聞者　右臣依應聖旨指揮
差權參議官呂南夫徧詣虔吉諸郡與守臣條具利害
其論紛然難以盡浼聖聽臣今擇其可採及臣耳目所
見聞者其致盜之因弭盜之策不過擇守令寬傜役而

已守令民之父母所與陛下共治天下者也守令得人則刑政必清差科必平寃枉有所申訴姦贓有所畏戢朝廷之德音必達百姓之疾苦必聞如此雖驅之使為盜不從也今以江西一路言之疲癃老病者居其半謬懦者次之以循良稱者不過一二耳縣令亦然葢有不可勝治者矣若陛下謹擇守臣責之寀相不問親故使得盡其公忠擇縣令付之銓曹無拘文法使權歸於長貳有以不職及贓賄聞者使各任其責而黜陟行焉如

此守令庶乎得人守令得人而民不安業盜賊不息者未之聞也本路自經金人蹂踐繼以李成曹成劉忠輩驅擄刼掠十室九空其被害比他路尤甚頻年以來荆襄屯駐大兵州縣有月樁之數不免科須百姓避稅役之重不敢復業以舟楫為生者或奪充綱運以網罟為業者則籍為水手差徭例及於貧民營田抑配於上戶民不為盜則將坐以待死耳此其致寇之大者不敢不以實聞若其他瑣細措畫如選將材添武尉募土豪等

亦皆可行臣則別具條陳申樞密院取旨施行外臣狂瞽之言冒瀆冕旒之聽死有餘罪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辭免除吏部尚書狀

臣今月八日准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聖旨除臣吏部尚書聞命震驚罔知所措伏念臣頃以衰殘力祈補外往來江浙首尾二年既罔著於事功久合從於罷斥兾臣年齡遲暮疾疢交攻筋骸疲於將迎之勞智慮耗於簿書之冗念方防秋之際未敢丐閑豈謂陛下廓臨照

之明開公正之路矜憐舊物收拾陳人不遺菅蒯之微復寘鵷鴻之列況天官高選銓部劇曹豈臣惷愚所敢冒處伏望聖慈察臣誠悃特賜除臣一宮祠差遣庶安愚分以息煩言臣已交割職事見起發至衢信間聽候

指揮謹録奏聞伏候勑旨

辭免叅知政事劄子

臣驟聞寵命驚懼交集伏念臣學術孤陋智識淺短汩没州縣簿領之間消鑠風波危辱之地年齒衰晚志氣

凋落比蒙名自遐方還寘近列曾無古人正色獻替之效莫副陛下虛懷延佇之勤晝夜以思未知稱塞況今朝廷艱難之際敵使在疆國論恟恟上欲慰陛下懷念父母罔極之思下欲不沮海内忠臣義士之氣則夫今日處廟堂之上從容求濟顧不難哉豈臣愚惷所能克堪今舊德老成俊乂之士布列内外具間望實出臣之右者甚衆捨而不求乃此虛授倘或冒處必致顛危伏望聖慈憫憐孤蹤特賜追寢成命庶安愚分取進止

乞令諸路提刑司大暑慮囚狀

臣備數從臣職在論思獻納之地退食之暇閉閤靜思念無以仰裨聖政之萬一方玆大暑清宮涼榭不免喘暍而囹圄之間囚人求死不獲其間疾患不肯責出獄吏守視不謹有非重病而致死亡者何所伸訴臣愚伏望聖慈惻然興哀特降詔旨令諸路提刑司限指揮到日遍行屬郡躬詣獄司取索見禁罪人姓名其間有大情已具而小節未完者量情結絕不得滋蔓淹延其見

在獄罪人並令檢會條法掃灑牢房刷盪獄具內有荒僻縣分許令選差諸郡清强官按視庶幾炎酷之際不至橫暴以仰副陛下惻怛欽恤之誠謹具狀奏聞伏候

勑旨

乞宮觀劄子以亢旱求罷

臣以非才誤膺擢任叨祿既久績效蔑然上之不能弼諧獻替以增主之明下之不能彌縫裨賛以救時之失是至天災流行亢陽為沴仰觀天道俯察人事罪實在

臣雖陛下進退大臣固有禮貌臣若妨賢路不自引避出入朝列臣實無顏蒹臣自入夏以来疾疹交作年逾六十去死無幾伏望聖慈察臣誠悃非出矯偽特降睿旨除臣一宮祠差遣以養衰残臣自令月二十三日更不入都堂治事臣無任惶懼迫切之至

乞罷政劄子與秦檜不合求罷

臣早来獲對便坐輙陳懇款乞解政事之任實緣臣材質駑下無所建明叨冒踰年已妨賢路蒹臣年踰六十

齒髮寢衰兩目昏花視物茫昧右膝緩弱步履艱難臣非不欲黽勉職守圖報大恩而黙自揣量實難冒處若日復一日讒間漸開負陛下責任之誠傷同列久要之好伏望聖慈憫憐孤迹曲賜保全除臣宫觀差遣使得退就畎畒保養衰殘以全晚節不勝幸甚取進止

乞罷政第二劄子

臣昨者輒露懇誠乞罷機政伏蒙聖慈特遣中使押赴隨班奏事進退跼蹐心神靡寧臣竊謂大臣以道事君

不可則止所謂大臣必能振舉朝綱肅清中外生殺利
害賞慶刑威之權歸之人主禮樂征伐必自天子出然
後為稱其職也今臣猥以凡庸久竊重任拱手循默一
無所為可謂失其職甚矣臣於此時若不自引去是知
其不可而不止也重念臣頃遭陛下更歷中外十稔於
茲怨仇滿路孤踪易揺患難風波何所不有獨蒙陛下
保全以至今日擢参大政日享厚禄恩榮上及於父祖
飽煖下逮於妻孥臣殞首碎胷何以論報若復黨蔽雷

同不為陛下振舉職守陛下一旦覺悟則欺君罔上之罪尚何所逃故臣欲及陛下未至厭薄同列未至傾擠乞臣殘骸退伏田里伏望陛下哀憫孤蹤誠出迫切特許臣解罷職任除臣宮祠差遣臣倘未死亡尚期圖報
冒瀆天威臣無任

乞罷政第三劄子

臣已兩上封章乞解政事伏蒙睿慈未賜矜允再遣中使押赴都堂治事聞命以還震懼隕越懇誠所迫欲止

不能臣猥以菲才誤膺擢用義當同心輔政協濟事功庶幾仰副陛下責任之意今纔小有異同已不為同列所容若復俛默就職但日享陛下厚俸而已則臣平生所守一旦掃地若陛下矜憐保全孤跡使之善退則是陛下天地父母之恩非臣捐軀所能圖報臣無任

乞罷政第四劄子

臣比以老疾請閒已三上封章早來復蒙宣押隨班起居奏事再瀝血誠期於得請伏蒙聖慈察臣懇款特許

臣解罷機政至今未奉指揮伏念臣自陛下東巡即蒙
擢任更歷內外已踰十年筋力既疲思自放於田里年
衰多病豈復久於人間伏望聖慈哀憫孤蹤特降睿旨
除臣一宮祠差遣儻遂微志沒齒何言臣無任

乞罷政第五劄子

臣比上封章以老疾乞宮祠差遣伏蒙聖慈特賜詔旨
所請宜不允者載念臣愚陋無知自蒙陛下拔擢
俾預大政雖黽勉職守粗知竭盡而日復一日績效蔑

聞況今艱難之際陛下慨然思欲興起治功以紹復祖
宗之舊宜得英賢共濟遠業而臣學殖荒落智識淺暗
自知不能難以冒處已蒙矜憫許臣解罷機政伏望檢
會累奏速賜施行冒瀆威尊臣無任

辭免除職與郡劄子

臣今月十五日准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聖旨以臣上
章乞解機政除臣資政殿學士與郡者臣本以衰疾難
任機政非敢有欺於陛下實緣臣素有風疾自入冬以

术常覺昏眩醫者李安仁診臣脉一息六七至洪數異常安仁語臣恐開春不作瘡瘍則是中風之證外間但見臣步履康强髭髮未至全白便謂臣引疾求去韓愈謂善醫者不視人之瘠肥察其脉之病否而已安仁今為入內醫官伏望陛下清閒之燕曲埀訪問知臣不妄兼臣元係端明殿學士令輔政踰年畧無績效所除職太優難以冐處恐致人言所有除職與郡指揮伏乞併賜罷寢檢會臣累奏除臣宫祠差遣使之從容田里尋

訪醫藥若一二年間稍獲平復陛下緩急任使不敢辭
難臣無任

小貼子

臣所乞宮祠若蒙俞允仍乞特免謝辭臣祈閒之請
已蒙陛下洞照今来若復除郡臣決不能往徒至紛
紛伏望聖慈察臣誠懇特賜矜從

又

臣昨具辭免及祈特免謝辭至今未奉處分竊緣臣

既已蒙恩解罷機政難以久留行闕今欲迤邐起發
前去紹興府聽 候指揮伏望聖慈速賜施行取進止

乾隆御覽之寶

謄錄監生臣李光緒